

韩石山 著

我的小气

百花文艺出版社

- 
- 我的小气
 - 拂不去的饿
 - 我的翻身计划
 - 孤傲人生
 - 三个最难伺候的家伙
 - 女儿的嫁妆
 - 此事岂可对人言
 - 光光的麦场
 - 踩点
 - 终生的愧疚

我的 小气



WODEXIAOQI 作者近照

[津]新登字(90)002号

我的小气

韩石山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太原彩印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50 插页 2 字数 202,000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5306-1305-7/I·1189

定价:5.80元

别玩什么鬼花招了，
我将不再回避我的小气，
就像不再回避我额上的皱纹，
恬然地带着这耻辱的标志，
走完我人生的途程。

韩石山

自序

编完一本书，照例该写个序，不管是自己写，还是请别人写，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进一步确定这些文章的身份，好像封面上的作者姓名不算数似的。

当然，例行的公事还是有几件的，比如说明写作缘起，编纂体例，外延的广阔，内蕴的深厚，是否关乎世道人心，进而能否经邦济世，均为题中应有之义。这号事，先前我也干过，现在觉得不过是自家的一厢情愿，别人很少买这个帐的。与其这样，还不如说几句丧气的话。

从发表第一篇作品到如今，整整二十年了，长篇，中篇，短篇，散文，评论，都写过，越写越觉得不太对头。先前总认为写作是本领，笔杆是武器，“拿起笔作刀枪”，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是专门对付别人的。在征战中建功立业，显示自己本领的高强，人格的辉煌。几番征战下来，方知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蛮勇，既未伤害别人，亦未造福社会，唯一的报偿，只是显露了自己的浅薄，无能和卑劣。或许是倦怠吧，近年来驰骋的疆域已明显的缩小了许多，不是作品的样式，而是作品的内容。先前多关注时势的变迁，如今多省视自身的情感。“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现在看来，还是留给自己用最合算。

人最难了解的是自己，最易了解的还是自己，这难易之间便造成了无穷的诱惑。正像多少攻城略地的将军，到头来只能或难以自全其身一样，多少作家到头来也只能或难以抒写自己。作品是作家的自供状，西哲的这句名言，自传到中国后，不知启迪了多少中国作家的才智。诗文见性情，中国古代文论里也有类似的话。这只是就大的方面说的，不难理解。再往前推一步，既然作品是作家的自供状，能见出作家个人的性情，自己又是最易了解也最难了解自己的，何不干脆知难而上，写写自己的喜怒哀乐，所见所思呢。至少这不是怯懦的标志。一个连自己的内心世界都不敢袒露，连自身形象都塑造不好的作家，尽可以让人崇敬，却难以让人多么的钦佩。

这是我近年来悟出的一点道理，也是这么做的，于是便有了前一本散文集《亏心事》，又有了这一本散文集。原想叫个“痛快话”，跟前一本的名字配起来，凑成一副对联，做亏心事，说痛快话，很可以看出我人格的一面。后来发觉，自己的作品，说的未必全是痛快话，叫这样一个名字，无异于欺世盗名。还是叫《我的小气》实在些，——写的多是与我有关系的人和事。至于写没写出我的真性情，真人格，那就不是我所敢知道的了。

1993年2月1日于潺湲室

目 录

我的小气	1
拂不去的饿	12
狂态	23
我的翻身计划	28
孤傲人生	43
三个最难伺候的家伙	56
女儿的嫁妆	65
此事岂可对人言	69
清明雨	81
三姨	86
光光的麦场	93
踩点	103
终生的愧疚	111
西戎老汉	122
杜士铎先生	127
刘富道包	132
南南与虎虎	136

我们的年.....	141
寒舍随笔.....	155
潞溪室记.....	218
现代古迹访问记.....	223
家乡纪事.....	230
贫贱夫妻.....	236
山庄婚礼.....	246
姑射山秋游.....	254
白洋淀笔会散记.....	260

纵横谁似李健吾.....	285
花木成畦手自栽.....	293

我的小气

在山西省文学界，我的小气是出了名的。“你像韩石山一样小气”，有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也即将我当作衡量他人小气的尺度，暂时还不知道。想来是有的。文章千古事，甘苦自家知，人生如同一篇大文章，小气不小气自家心里也是知道的。

你说生来如此么？怕未必。想我少小时，未见得多大方，至少不像现在这么小气，之所以成了如今这么一副德性，大半是生存环境造成的。正如老舍在《骆驼祥子》里所说，坏人都是好人削成的。非是曲予辩解。真的生来如此，对我并非坏事，须知天生的坏蛋同天生的好人一样，都是无可非议。

少说上高中时，我还没有现在这么小气。记得是高二那年吧，读了些杂七杂八的书，对古代文人那种清贫自守的品德很是景慕，且知物欲太盛必然累及德行。是否也受了当时艰苦朴素风尚的影响，还夹杂一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痴狂，想来也是有的。总之是，悄悄地开始实行一种可称之为“身无长物”的人生纲领。其要点是，没用或暂且没用的东西，都无代价的送给别人。我虽是农村学生，因了祖父和父亲均有工资收入，生活较一般同学还算富裕，至少学习用品多些。所

能做的，便是将多余的文具送给较为贫苦的同学。比如我原有一支钢笔，父亲又送给我一支英雄笔，便将原先用的那支送给了一位同桌。送了几次，终于发现以我的财力，实际是送不起的。今天觉得没用的东西送了人，明天自己要用了，手头却没有，很是狼狈也很是后悔，心疼不已。也就不敢再身无长物了。

后来情况大变。考上大学的第二年，文革风暴骤起，祖父被遣返还乡，父亲的职务也朝不保夕，我每月的生活费常难以接续。这时才深深体味到鲁迅所说的，由小康坠入困顿的辛酸。雪上加霜的是，因出身的不合时宜，还多上了一重政治的，实为人格的歧视。或许是为了讨好别人以改善自己的窘迫处境吧，也曾忍着心疼，将一两件心爱之物送给未必心仪的他人，遭到的却是更大的歧视。这时方才知晓，人格的不平等才是世间最大的不平等，贫富倒在其次，同时也便死了心，往后绝不做这种有辱人格的事。遭际的险恶，是大的局势铸就的。一两个人的嫌弃，只是稍微增加点份量，一两个人的关照，也减轻不了多少实际的痛苦。与其做这种无谓的努力，莫若随其自然，求得一份心灵的平安。

我每月的生活费，除过学校发给的四元助学金外，全靠父亲寄的15元钱。父亲单位每月五号发工资，一领到钱马上寄出，十号准能收到。有次不知为什么，到了十号没收到汇款单，恰恰我身上的饭票和钱全用光了。第二天早上开饭了，同学们一个个下楼去打饭，我却犯了踌躇，借，肯定能借下，总觉得怪败兴的。昨天没收到，今天肯定会收到的，干脆“灭此朝食”吧。上午去传达室看了两次，仍没到，中午又饿了一顿，下午再去看，果然有我的汇款单。

手头的拮据，使我凡事都得精打细算，否则就更其艰难。学校在太原，家在晋南的临晋镇上，每次回家都须动一番脑筋。正是文革期间，火车上很乱，可以逃票，坐汽车就没这种便宜可讨了。因此我常是坐火车到运城，再步行 100 华里到临晋。火车到运城是上午 11 点半，夏季天长还可以赶到家，冬季天短，走到县城就全黑了。又不愿意找亲友投宿，只好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将就一晚，第二天一早再往回赶。

大学毕业后，我独自一人去了吕梁山里教书，两年后娶妻生子，妻是农民，子女也就注定了是小农民。我每月 42 块五毛钱的工资，既要维持我在外面的日常开销，又要孝敬父母养家糊口，其窘迫可想而知。学校离家 500 里地，不能叫远，只是出山极不方便，须前一天赶到县城，才能搭上第二天一早的汽车到霍县坐上火车。图省几毛钱，常搭运煤的卡车，下了车满脸煤灰，不成人形。女儿出生后，妻子奶水不足，想买只奶羊，钱不足，我所能想到的筹款办法是，暑假不回家，省下往返的路费，这样才一次寄回去 50 元。那几年我最大的愿望是攒上 500 元钱，存在银行里，每年可得 30 元的利息，作为回家路费，这样至少心理上感到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说来可怜，我在吕梁山里待了 15 年，临到离开，这个宏图大略也未实现。

15 年后回到当年求学的省城，其时的翩翩少年，已是背驼肩垂，恂恂然如山野农夫了。“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迎泽街上楼千栋，俱是韩郎去后建，我的感慨一点也不亚于那位贬黜归来的刘禹锡。自认为仅是年事日高，岁月并未销去往昔的豪气，如今重返省垣，正可一酬十数年前未酬的壮志，一如龚定庵所言，“愿得黄金三百万，结交天下

名士美女，更兼燕邯豪杰”。数度往还之后，方始发觉，人非昔年之人，志非昔年之志，情非昔年之情，连趣也不是昔年的趣了。红男绿女，徒惹心烦，高谈阔论，更其难堪。逢人佯作贱笑，遇事三缄其口。只有躲在自己的小书房里，才能稍为心平气静。

然而，朋友之间的交往总是免不了的。每当此时，常会无意中显露出我的小气，偏狭，乃至卑劣。

去朋友家吃饭，见我来了，主人常会取出好酒招待，比如汾酒，我会恳切而坚决地表示反对，说“高粱白”或“北方烧”就蛮好。此时主人常常是开玩笑地说，“怎么，怕我到了你家没好酒喝？”该怎么说呢，确乎是这样的。朋友之间的情谊，如同银行里的贷款，到期应当附上利息归还，若总是久借不还或无息借贷，怕难以长久。我并非不喜欢佳酿，而是怕有一天对方光临寒舍，我拿不出相当的佳酿招待，高借低还，彼此面子上都不好看。

有次和青年画家刘淳一起去北京出差，这是位很讲义气也很讲排场的主儿，一掷千金，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的。动身前我就很为路上的用餐发愁，分开显然不太妥当，任他去操办更不妥当，他独力承担我于心不忍，劈半儿分摊只怕我也消受不起。左右为难，最后想了这么个办法，每人一顿，大致相当，既见出交情，对他又有所制约。头一顿饭他花了30元，按说第二顿饭我该多一点才够朋友，不行，此例一开，相互攀比，要不了几天，每顿100元怕还止不住。下次轮到我，比他还稍为少了点，看出我不是出血的主儿，刘淳也稍稍收敛了些，这样几天下来我们每顿饭的花销始终没超过35元。

明天就要离开北京，我暗自欣喜，能跟刘淳兄弟和睦相

处几天，至少说明我还不那么“山气”。第二天的早饭轮我开销，时间仓促，只能在火车站左近的一家个体饭馆用餐。要了菜要了主食，还该要个汤吧。

“请问一碗汤多少钱？”不管买什么我总要先问清价钱。

“五元。”

一碗汤就这么贵？我接着又问什么料，多大的碗，刘淳在一旁不耐烦了，掏出十元钱递过去，一面说，“不就是五元一碗吗，来两碗！”我抢着要给已来不及了，老板接过刘淳的钱，说这位像是常出门的。那一刻我恨死了自己，小刘陪我出来，鞍前马后照料，对于一个豪放不羁的现代青年来说，多么不易，几天都欢欢喜喜地过来了，何苦为两碗汤钱惹他生气。早知落这么个结果，就是一碗要十元钱我也会掏的。过后我也没向刘淳解释。这号事是没法解释清楚的，只能记取教训，往后严格地检点自己。这儿的检点该说成是遮掩。可小气，这病到骨头里的毛病，是检点所能遮掩得了的吗？

也曾努力改正，非是要重塑金身，只是想使自己的形象在外界好一些。孰料更其拙劣，也更其痛苦。

省城一家报纸创办之初，邀我在上面开了个专栏，一气写了两年，发表了整整 100 篇文章，颇获好评。时间久了，和编辑们都混得很熟，有人跟我开玩笑说，老韩挣了这么多稿费，该出点血请次客。为我的稿子，他们也确实够辛苦的，我家离报社较远，每次都是专人来取，有时我没写出，还得再跑一趟。好啊，你们办吧，我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几天后，一切安排妥当，地点在迎春楼广东酒家。这是一家较为高档的餐厅，订了一桌，饭后结帐，400 挂零。妈呀，这么贵！原以为 200 元总打发了，没承想翻了一番。带那么

多钱，心说装装门面，饭后半数仍原璧归韩，这下倒好，一扫而光，要不是身上原有点零钱，还得出乖露丑。心疼得我几天都缓不过劲来。其时稿费较低，每篇一千二三百字，不过十二三元，100篇拢共也就是一千二三百元。两年的心血钱，一顿饭就去了三分之一，能不心疼？破费钱财又伤害身心，没有那种胸怀，何必充此好汉，往后再也不干这号蠢事了。当然真要戒绝也是很难的。

省作协院内，有两个出手阔绰又爱热闹的主儿，一位是专写高智商题材小说的钟道新，一位是专写大轰动题材报告文学的赵瑜。仿《西线无战事》而来的“今晚无饭局”一语，对这两位是难得的清静。“吾与豪华同在”，可作为他们的人生箴言。道新是清华园里玩大的，赵瑜的老子是省府一重要部门的首脑，“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从阔绰和教养上说，他俩都是天才，而我只能说是地才。天高地厚，春兰秋菊仅是时令的不同，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草草可以互不相干，却都有存在的权利。我所以喜欢他俩并非是想领略天上风光，乃是因为这两位还有几分真性情，尚未到为富不仁的程度，再就是都和我一样的聪明。

朋友之间，吃请和被吃在所难免，天下雨涝不均匀，我总是被请的时候多，请人的时候少到几近于无的程度而已。好在朋友们不在乎，我当然更不会在乎。话说某一日，省报请道新和赵瑜议事并有饭局，可能是哀怜我多日未曾痛饮，将我也拉去混饭。酒足饭饱之后，又带我去一豪华宾馆玩保龄球，结账时我亲眼见赵瑜将一迭国币甩了过去，惊得我目瞪口呆，心想早知花这么多钞票，何如方才少玩上一会儿，将

省下的钞票给我好了。当然这号话是说不出口的。

此前道新也为我破费过。春天，我讲习所时期的同学张林来太原开会，老同学大老远的来了，盛情招待当是题中应有之义。我约了道新和赵瑜作陪，在一家山西风味的饭店里招待张林老同学。四个人有200元总够了吧，我以为这次出手很大方了，将钱给了道新由他去办。不料又出了丑。已尽钱上足了饭菜，一个“坛儿汾”喝得底朝天，酒酣耳热，我那轻狂的毛病又犯了，桌子一拍，冲着道新大喝一声：再取一坛子来。道新不好扫我的兴，又去取了个“坛儿汾”，自然是他垫的钱。过了两天我忆起此事，对道新说，那晚垫了多少钱我该还你。道新说算了吧，我也没再坚持。一个“坛儿汾”60元，记得还加了两个菜，也就是说，那次道新至少为我破费了100元。

脸皮再厚的人也有羞愧的时候，何况我还没到了万劫不复的程度。吃请乃至公然让人垫钱的次数多了，心中不安，间或也想到该怎么回报一下。若宴请未必不肯赏光，只是小气的声名太大，被认为是别有所图反而不美。这可真是所谓的盛名之累了。须做得自自然然不露声色才好。

机会来了，且是无意中来的。先让我受了点奚落，继而又让我讨了个大大的便宜，同时也了却了长久的一个心愿。这是一场智慧的白刃格斗，此刻想起来，还有点侦探影片的味道。

那几天我刚买下电脑打字机，道新是电脑专家，早在两年前就开始用电脑写作，指导我使用电脑，自然是他胜任愉快的事情。这天又来作例行的巡视，公事完毕，品茗闲聊。看见我书柜里有瓶咖啡伴侣，他说，用完后可将瓶子送他，外

出时作水杯用。瓶里尚有少半咖啡伴侣，难得道新开次口，我取过瓶子说，今天就带上吧。

“你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吧。我从来不喝咖啡，喝上两口一晚上都睡不着。”道新徐徐言道，同时言外有意地笑笑。

“不用解释，谁也不会认为你喝不起咖啡。那是因为你脑子里的零件太精密，稍稍一点刺激就会紊乱。”我把他的言外之意说了出来，他的任何一个小毛病后面都垫着一个绝大的优点。

“你这叫惠而不费。”道新接过瓶子自负地一笑。未见其是自负，不过是聪明人满肚子的聪明从五官里溢出一点点。

又谈起文学界的一些朋友，我说了“林徽因”三字他就晓得是指谁。这算得上我的一项小发明。有次开玩笑，我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组著名人物与周围的几个朋友一一对应，作为他们的徽号，道新也是其中一位。提起林徽因，这老兄来了劲，谈起梁思成和林徽因家庭的种种轶事。道新的父亲生前是清华的教授，与梁家比邻而居，他知道许多报刊上不便披露的旧闻。我和他闲聊，最感兴味的也正是这类话题。

“林徽因真是漂亮极了，我见过报上印的照片，和梁思成一起陪着泰戈尔照的。”为了助他谈兴，间或我也插上这么一两句。

“是看的去年冬天的《文汇报》吧，你记错了，泰戈尔那边的那位不是梁思成，是徐志摩。”

确是《文汇报》。我说我不会记错的，肯定是梁思成，当时我还将这篇文章剪下来，不知放在哪儿了，要不马上就可确证。道新仍坚持是我记错了，说可以打个赌，且说他若输了给我两盒烟，我若输了只须给他一盒烟有那么个意思就行

了。我说可以，不过得找着我的剪报才能见出分晓。也就在这一瞬间，一个卑劣的方案在我心里生成了。自恃聪明绝顶的道新，此番准输无疑。他只知道我钦佩他的聪明，却忽略了这钦佩的前提是我对自己的聪明的自信。若没有这前提，就不会那么真诚的钦佩。我俩的区别仅在于，他使用起来挥霍，我使用起来较为节俭或说是小气罢了。

“打这样的赌，能赢了钟道新是一种荣耀，输了也不丢人，至少说明我有较量的资格。还不知道能不能找见那份剪报呢。”

我得先稳住他，再想办法让他越陷越深。

凑巧第二天参加一个什么活动，道新、赵瑜和我坐在一个小车里。说起打赌的事，赵瑜也来了精神，道新说那你“背”在一边吧。所谓的背，就是依附于一方，人家赢了，你跟着得一份好处，人家输了你也得陪着出一份儿。罚金敲定为一条“红塔山”。赵瑜颇犹豫，拿不准该背在谁一边。我知道自己稳操胜券，直给赵瑜使眼色，让他背在我这边。这样我赢了，道新就得给我俩一人一条高级香烟。

“别思谋，”我对赵瑜说，“在这方面你信赖谁就背在谁一边。”

赵瑜说就背在老韩这边吧。我暗自欣喜，这也就是说道新将要出双份的罚金。下车后赵瑜问我能赢吗，我说你静等着抽好烟吧。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卑鄙得像个政治家。

回来就找那份剪报。我对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人物颇感兴趣，遇到好的资料常剪下来贴在一本旧刊物里，这一段情有别移，也就中断了，连那本旧刊物也不知塞在何处。若在平日，绝不会下功夫翻找，事关重大，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找